

刊叢學文

狗虎龍

金 巴

社版出活生化文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狗 虎 龍

金 巳

目次

序

第一輯

愛爾克的燈光.....三

懷範兄.....九

第二輯

風.....二七

雲.....二〇

渝486

雷.....三四

雨.....三九

第三輯

日.....四五

月.....四七

星.....四九

第四輯

狗.....五三

豬.....五六

虎.....六〇

龍.....(缺)

第五輯

死去.....六七

傷寒.....七五

祝福.....八一

撒棄.....八三

第六輯

醉.....九一

生.....九三

夢.....九七

死.....一〇一

附 錄

關於「雷雨」.....一〇七

關於小說中人物描寫的意見.....一二

序

到了這城市一個月，正遇着雨季，差不多天天落雨。早晨起來，便聽到淅瀝的雨聲，午夜夢回，也會聽見淅瀝的雨聲。這兩似乎就滴在我心上，真叫人心煩。

雨落大了，我們這巷子裏就淹了水，有時必須赤腳走過。水退得快。但是水退了，路又滑得很。人走一步，身子不免要搖幌一下。如果不小心，誰都會摔倒在水泥裏。

因此在上午，或傍晚，或夜間，除了到附近茶舖去泡外，我不常到外

面去，我總是坐在窗前書桌旁邊，有時看書，有時寫信，有時也寫短文。這些時候好像心裏裝了很多東西似的，我只想把它們傾吐。拿起筆就想寫文章。這樣我每天總要寫滿兩三張原稿紙。

今天把寫過的原稿紙檢點一下，一共是十九篇短文，連以前存放在友人處的兩篇較長的文章，也可以編成一本小書了，我便花了半個上午的功夫將集子編好。自己再翻閱一遍，想想也算是做了一件事，便寬慰的吐了一口氣。後來又想起還有一篇關於小說中人物描寫的意見的答案文章在友人那裏，這也是今年寫的東西，我沒有別的集子可以收容牠，索性把牠編在這小書裏作為附錄。剛才又在本書內發見一封舊信的底稿，信是去年年底寫給一個友人的，因為寫到後面寫錯了，換過一張紙重寫，無意間便留下這份底稿來，現在把牠略加刪節抄改一遍，也放在這書的附錄裏面。書名「龍、虎、狗」，並無深意，我不過把書中三篇短文的題目借用來作書名，同時也表示書

中沒有勸道傳世的文章，都是些「隨便談談」而已。

外面還在下雨，天是蒼白色，這雨不知道下到哪一天爲止。我心裏悶得慌，我想快些把面前一堆文章封好，冒雨到郵局寄發去。淋淋雨或許可以使我的心暢快一點。

雨漸漸地小了。天空還是一樣的陰暗，外面忽然響起了飛機聲。我跑到露台上去看，正有三架飛機冒雨低飛。看見自己的飛機的雄姿，我覺得心裏爽快許多。在這裏最使人感到興奮的事便是看見自己的飛機列隊飛翔。

八月五日昆明



第

一

章

愛爾克的燈光

(渝)

傍晚，我靠着逐漸黯淡的陽光的指引，走過十八年前的故居。這街的一切，這建築的一切開始在我眼前隱藏起來，像在躲避一個久別的朋友。但是牠們的改變了的面貌於我還是十分親切。我認識牠們，就像認識我自己。還是那樣寬的街，寬的房屋。巍峨的門牆代替了太平缸和石獅子，那一對常常做我們坐騎的背脊光滑的雄獅也不知逃進了哪座荒山。然而大門開着，照壁上「長宜子孫」四個字卻是原樣地塗在那裏，似乎連顏色也不會被風雨剝蝕。我望着那照壁，我被一種奇異的感情抓住了，我彷彿要在這裏看出逝去的

十九個年頭，要在這裏尋找十八年以前的遠遠的舊夢。

守門的武裝兵士用疑惑的眼光看我。他不了解我的心情！他不會認識十八年前的少年人。他却用眼光來驅逐一個人的許多親密的回憶。

黑暗來了。我的眼睛失掉了一切。於是大門內亮起燈光。燈光並不會照亮什麼，反而在我心上添加了黑暗。我只得失望地走了。我向著來時的路回去。已經走了四五步，我忽然不自主地掉回頭，再看那建築。依舊是黑暗中一點微光。我的眼睛花了。在這近代城市的夜的街道上，我好像看見了哈立希島的燈光。那應該是姊妹愛爾克點的燈籠，她用這燈來給她的航海的兄弟照路，每夜燈光亮在她的窗前，她一直到死都在等待那個出遠門的兄弟回來。最後她帶著失望進入墳墓。

街道仍是靜靜的。忽然一個熟習的聲音在我耳邊輕輕地囑咐了這個歐洲的古傳說。在這裏不會有人歌詠這樣的故事。應該是書本在我心上留下的影

響。但是這時候我想起了自己的事情。

十八年前在一個春天的早晨，我離開這同樣城市同樣街道的時候，我也曾有一個姊妹，也曾答應過有一天回來看她，同她談一些外面事情。我相信着自己的約言。那時我的姊妹還是一個出閣纔只一個多月的新嫁娘，都說她有一個性情溫良的丈夫，因此也有着一個長久的幸福的歲月。

然而我離家不過一年半的光景就接到了姊妹的死訊。我的哥哥用了顫抖的哭訴的筆敘說了一個善良的女性的悲慘的結局，還說到她死後所得着的冷落的待遇。從此那個作過她的丈夫的所謂溫良的人改變了，他往一條喪失人性的路上走去。他想往上爬，結果却不停地向下面落，終於到了用鴉片來延續生命的地步。對於姊妹，她生前我沒有好好地愛過她，死後也不會做過一件紀念她的事。她寂寞地活著，寂寞地死去。死帶走了她的一切，這就是我們那地方的舊式女子的命運。

我在外面一直跑了十八年。我從沒有向人談過我姊姊的事。只有偶爾在夢裏我看見了愛爾克的燈光。牠在呼喚我。

於是我越過那堆積着像山一樣的十八年的長歲月，回到了生我，養我，而且讓我刻印了無數兒時回憶的地方。我終於回來了。

十八年，似乎一切全變了，又似乎都沒有改變。死了許多人，毀了許多家。許多可愛的生命葬入黃土。接着又有許多新的人繼續來演那不必要的悲劇。浪費，浪費，還是那許多不必需的浪費——生命，精力，感情，財富，甚至歡笑和眼淚。我去的時候是這樣，回來時也是一樣情形。關在這個小圈子裏我禁不住幾次問我自己：難道這十八年全是白費？難道在這許多年中間所改變的就只是裝束和名辭？我苦痛地搓自己的手，不敢給一個回答。

在這個我永不能忘記的城市裏，我過了五十個傍晚。我花費了自己不少眼淚和歡笑，也消耗了別人不少眼淚和歡笑。我忽忽地來，也將忽忽地去。

用蜜戀的眼光看我出生的房屋，這應該是最後的一次了。我的心似乎想在那裏尋覓什麼，但是我所要的東西不會在那裏找到。我不會像一個留戀過去的人，徘徊在這個已經易了幾個主人的公館門前，慨嘆着一個家族的盛衰。我沒有跟着別人走一條路，這裏並沒有我的腳跡。幾次走過這地方我所看見的還只是那四個字——長宜子孫。

「長宜子孫」，這四個字的年齡比我的還不知要大了多少，也該是我祖父留下的東西罷。最近在家裏我還讀到他的遺囑。他用空空兩手造成了一份家業，到臨死，還周到地爲兒孫安排了舒適的生活。他叮囑後人保留着他修建的房屋和他辛苦地蒐集起來的書畫。但兒孫們的回答還是同樣的字：分與賣。我很奇怪，爲什麼聰明的老人還不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財富並不「長宜子孫」，倘使不給他們一個生活技能，不向他們指示一條道路，「家」這個小圈子只能摧毀年輕的心靈的發育成長，倘使不能同時讓他們睜眼睛去看

廣大世界，財富只能毀滅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氣質，要是牠只消耗在個人的享樂上面。

「長宜子孫」，我恨不能削去這四個字！許多可愛的年青生命被摧殘了，許多有為的年青心靈被囚禁了。許多人在這小圈子裏面憔悴捱命地過着日子。這就是「家」！「甜蜜的家」！這不是我應該來的地方。

於是在一個春天早晨，依舊是十八年前的那些人把我送到門口，這裏面少了幾個，也多了幾個。還是和那次一樣看不見我姊姊的影子，堂兄弟到車站送我，十八年前他們也送過我一段路程的。

我高興地來，痛苦地去。汽車離站時我心裏的確充滿了憎惡。但是清晨的微風，路上的塵土，馬達的叫吼，車輪的滾動和廣大的田野裏一片盛開的菜子花，這一切覆蓋了我的離愁。我把頭伸到車窗外，去呼吸廣大天幕下的新鮮空氣。我很高興，自己又一次離開了狹小的家，走向廣大的世界中去！

憶範兄

昨夜窗外落着大雨，剛修補好的屋頂，阻止不了雨點的浸瀉，我用一個面盆做武器，和那接連不斷的雨滴戰鬥。我躺在床上，整夜發着高度的熱，不能閉上眼睛，那些時候我都想起你，我善良仁厚的亡友。我的心燃燒着，我的身體燃燒着，但我的頭腦却是清醒的。在這凌亂地堆積着滿屋的傢具和書報的寬大棧房的黑暗中展開了十二年的友情。你的和藹的清瘦的面顏，通過了十二年的長歲月，在這雨夜閃亮了。在閩南一個古城的武廟中，我們第一次握手，這是我最初從你的親切的話語裏，得到溫暖和鼓舞。沒有經過第

三個人介紹，我們竟然深切地彼此了解了。是那個偉大的理想把我們拉攏的。爲着我們的理想你勞苦了廿年，你把你的心血，精力，肌肉，都獻了給種，人看見你一天天地瘦下去，弱下去，一直到死，你沒有停止過你的筆和唇舌。

我沒有忘記，就是在十二年前那個南國的秋天裏，我們在武廟的一個涼台上喝着綠豆粥，過了二三十個黃昏，我們望着夜漸漸地從庭前兩棵大榕樹的繁茂的枝葉間落到地上，暢快的談論着當前的許多社會問題和我們的美麗的未來夢景。讓我們熱情的聲音，在晚風中追逐。參加談話的人，我記得有時是五個，有時是六個，如今散處在四方，都還活得相當結實，却料不到偏偏少了一個你。

在朋友中你是一個切實的人。即便在侈談夢景的時候，你也不會讓熱情把你引到幻想的境域裏去。在第一次的會談中我就看出來，甚至當崇高的理

想在你臉上發光時，你也仍舊保持着科學的頭腦。靠着你的多知道一些事情，我知道怎樣節制我的幻想，不讓誇張的夢境迷住了我的眼睛。涼台上的夜鶯並不是白費的。至少對我已經發生影響了。

在那個古城裏，我們常常同看秋夜的星空，在那些夜裏我也曾發着高熱，喝着大碗脾麵汁，但那億萬的發光的生命，使我忘記了身體的燃燒，從這星球的生命中，我更瞭解了「存在界」的意義，你告訴我許多關於星球的事，讓我知道了你怎樣由宇宙問題的探討，而構成了你的生活哲學。

白天你又從外面那些浮着綠萍的水沼水潭裏帶回來一杯一瓶的污水，於是你在你書桌上，顯微鏡下面展開了一滴水中的世界，使我看見無數的原生動物的活動與死亡。

在你這裏我看見了那無窮大的世界，在你這裏我看見了那無窮小的世界。我知道人並不是宇宙的驕子，我知道生命是無處不在，我知道生命是綿延

不羈。你的生活哲學影響了我的。你的做人待人的態度也改變了我的。我現今要是從我的生活中完全抽去了你的影響，則我將成爲一個忘恩的人而辜負了死友的殷勤期望了。

你不是一個空談家，也不是一個發號施令的英雄。在武廟涼台上的夜談中你就顯露了你的真實面目。謙遜，大量，勤勉，刻苦，這是幾個不能同你分開的特點。你不是一個充滿着奪目光彩的豪士，也不是一個口如懸河的辯才。你是用誠摯，用理智，用堅信，用恆心，來感動人的。當別人把崇高的理想，用來做成自己頭頂上的圓光時，你却默默地在打算怎樣爲艱工作，爲艱犧牲。所以你犧牲了健康，犧牲了家庭幸福，將自己的心血作爲燃料，供給那理想多放一點光輝，却少有人知道你的名字，或者還有些不做一事的人隨意用輕蔑的態度抹煞了你的工作。

的確在生前你是常常被人誤解了的。有人把你看作一個神經質的肺病患者

者，有人把你認爲一個虛偽的追尋家，還有人以爲你只是一個被生活担子壓得透不過氣來的讀書人，有好多多次那些狂妄的，或者還帶有中傷意味的話語點燃了我的怒火，我憤慨地，熱烈地爭辯着，我甚至願意挖出我的心，只爲了使人能夠更明白地了解你。我這爭辯自然是沒有用處的，我的言語並不會給你的面影增添光彩。後來還是你自己用你的筆，你的唇舌，你的工作精神，你的生活態度把許多願青年的心拉到你的身邊，還是你自己用這些把別人投擲在你的面影上的污泥洗去，是你自己撥開了那些空談家的煙霧，直立的出現在人們的面前，不像一個病人，却像一個戰士，一個被稱爲「生命的象徵」的戰士。（一個朋友稱你做「生命的象徵」她這話的確不錯。）

誠然十二年前我就知道你是一個肺病患者，而且我們也想得到有一天你終於會死在這個不治之症上。但是和你在一起時我却始終忘了你是一個病人。你的思想，你的言語，你的行爲不帶絲毫的病態。人從你的身上看不到一

點懷疑，一絲悲觀，一毫畏怯。你不尋求休息，却渴望著工作。你在各處散布生命，你應該是一個播種生命種子的人。十幾年前你寫過歌頌戰士的文章，到臨死，你還寫出了「生之歡樂」。你最後留下遺言，望年青人愛真理向前努力。

在「戰士墓」中你坦白地說過：「我激盪在這綿綿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竟應許追逐那洪流，而且追過牠，自己製造更廣而深的洪流，如農夫之製造葡萄美酒。我如黑燈，遠燈的用處便是照澈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濤去洗滌一切海邊陳腐的積物」。

在「生之歡樂」的開端你更顯明地承認：「有人把人生當作糍糠，我却以為牠是穀粒。有人把人生視同幻夢，我却以為牠是實在。有人把人生作為苦藥，我却以為牠是歡樂。有許多人以人生為苦惱，黑暗，艱難，乏味澀鈍，不自由，憎恨，醜惡，柔弱的象徵，我却認為人生是愛美光明，自由活潑

「有爲，創造，進步的本身。」

你還勇敢的吶喊著：「人生的美，愛，力量，都是從奮鬥中創造出來。

所以人不是環境的奴隸，而是環境的主人……從奮鬥的人格中，我們窺見生之光明，生之進步，生之有爲，生之自由。……人生的解釋受了積極思想的指導，人將爲自由，爲光明，爲愛，爲美，爲構造，爲進步而生，因此人將與壓迫，黑暗，暴行，醜惡撲鬥。這石因相擊而生火，人則因奮鬥而嘗到生之歡樂。」

我從未聽見過像這麼美麗的洋溢著生命的戰歌！在朋友中就只有你一個人是這麼熱情地在各處散布生命，鼓舞希望！在一個孩子的紀念冊上你寫著：「希望是人生所需要的，人如沒有希望，何異江河漏了流水。」你這條江一生就沒有迴過流水。不但這樣，而且你還江更投入在「那個人種生活的大海裏」，用你自己的話，「在大海裏你得到了偉大的生命力，發見了不滅的

希望，」的確一直到死，你沒有失掉過希望。

你和我都會歌頌過戰士，我們的戰士所用的武器，不是槍和刀，確是智識，信仰，和自己的意志。他把自己的意志鍛鍊成比槍刀更鋒利，更堅實，更耐久的東西。他永遠追求光明。他並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陽光，他却在那裏燃起火炬給人們照亮道路。對於他生活便是一個不停的戰鬥。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帶着滿身傷痕而死去。你正是這類戰士的一個典型，你從不知道灰心與絕望，你永沒有失掉青春的活力。

「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棄工作，」這是我稱譽戰士的話。你確實做到了這地步的。甚至在最後的二年間，你的肺病已經進入第三期，你受着那麼大的肉體痛苦的折磨，在死的黑影的威脅下，你還實踐了你那「以有限的餘生，為社會文化，思想運動作最後努力」的約言，完成了「科學與人生」，「達爾文」，「科學方法精華」三部譯著。這許多萬字，都應該是在「胸

都劇痛」和「咳嗽厲害」中寫成的。最後躺在死床上，你還努力寫着你那篇題作「理想社會」的文章。可見一直到死都是些什麼事情牽繫住你的心。

十幾年來你努力和死掙扎，你幾次征服了死，最後終於給死捉了去。這應該是一個悲劇。但是想到你怎樣在死的威脅下努力工作，又以怎樣的心情去接受死，我覺得這是一個壯觀。一個朋友說，臨死的你比任何強健的友人「都更富於生命力」！另一個青年友人，却因為你以瀕死之軀竟能夠如此平靜地保持着「堅決的信心廣達的懷度」而感到慚愧。一個溫柔的女性的心靈曾經感動地為你寫下這樣的讚辭：「透過那為病菌磨枯了的身體，我望見了一個比誰都富於生命的欣欣向榮的靈魂！永遠不絕望，永遠在求生，——為工作而生。」我應該給她添加幾句：而且像一個播種的農夫，永遠在散播生命的種子。你以一種超人的力量平靜地吞食了那一切難耐的病痛，將他們化作生命的甘泉而吐出來。難道世界還有比這更強健的人？還有比這更美麗的生

命的表現？

自然在你一生中，經濟的壓迫與生活的負擔很少放鬆過你。換上一個有利的環境，你也許自今還在美國的實驗室裏過着愉快的歲月。但是你也並不是沒有「向上爬」的機會。對你的生活有着決定的影響的更不是經濟的壓迫。你爲了理想才選取現在走的這條路，而且也是爲了理想才選取了過去的路的。甘願過着貧苦生活，默默地埋頭工作，在絕望的情形中苦苦地支持着一個教育事業，把忌恨寶難，全引到一個人的身上，一直到用盡了自己的力量，使事情告一段落，才又默默地卸下兩肩責任，去到另一個地方開始接受新的工作。這決不是受着經濟壓迫的支配，生活負擔的指示。若單是爲了個人的生活，你不會讓工作把你身體毀到這樣，若單是爲了個人生活，你又不會有那麼虛耗精力，在患病垂危的最後二年間還做出那樣多的事情。

通過了你的一生，你始終把握着戰士的武器。你的一生就是意志征服環

幾的一個最有力的表現，你做了許多在你的環境裏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在艱苦的環境中鍛鍊自己，創造自己，只爲了來完成更大的工作。你終於留下不少的成績和不小的影響而去了。你的死使我想到了法國大革命時的孔多塞，他安靜地寫下了遺書：「科學要征服死」，才去接受命運的安排。我又想起一個躺在戰場上的兵士，他看見自己的戰勝的旗幟在敵人的陣地上飄揚，才安然閉上燃燒的眼睛。

在有了這樣輝煌的戰績後，你對自己的死，是應該沒有遺憾的了。你是完成了你的任務以後才倒下的。而我們呢？作爲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我們，至少我是沒有理由來哀悼你的。失去了這一個散播生命的人，失去這一個「生命的象徵」，像這樣一個生命的壯觀如今竟然在我們的面前永久消失，應該是我們感到何等的寂寞。應該是我們來悲痛這巨大的損失。

在這裏我不敢提到個人的私誼，這幾年來我已經失了不少能夠了解我

，鼓錄我，督責我，安慰我，幫助我的有若黃金的心胸友人，如今又失去這個不可少的你！十二年來的關切，鼓勵，期望，扶助，（我永不能忘記八。一三）以後二月你匯款給我的事，那時你自己也是相當困苦的，（現在都成了一陣烟，一陣霧。我在成都得了你的死訊回來，讀到你生前寄出的告別信，那圓簫的幾句：「無論屬於公的或屬於私的，我有千言萬語需要對你說，但我無從說起，」我只有伏在書桌上淌淚，範兄，我不是在爲你流淚，我是在哭我自己。

在你的告別信裏還有着兩段我不能卒讀的話，我不知道你是怎樣把牠寫下來的，你甚至帶點殘酷的說：

「自去年冬至節以後，忽然變成終日喘咳不絕，且痰塞喉間，乎噓乎盧作響，咽喉劇痛，聲音全部啞失。現由中西醫診斷，謂陰歷十二月一個月爲生死關鍵。

「最近幾個月來我已受夠了病的痛苦，因為喉痛，連鮮牛乳鷄汁都不能自由的吃。四肢和身軀已成枯柴，僅剩了骨和不光澤的皮。我已不能自己穿衣，不想自己研墨執筆，我的身體可說完全失了自由。」

在我們這些活着的友人中間有誰受過這樣痛苦的病的折磨？又有誰能夠忍受這一切而勇敢地一直工作到死？更有誰在自己就要失去生命的時候還能夠那麼熱情地到處散布生命，寫出洋溢有生氣的歌頌生之歡樂的文章？倘然有一天我也到了你這樣的境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保持着你的十分之一的勇敢和熱情，像一個戰士那樣屹立在人世的波濤中間？我更擔心自己是否還可以像你那麼寧靜，那麼英勇地去迎接死？

今天仍舊在這堆滿傢具和書報的寬大樓房裏，窗外街市中響着喧囂的汽車聲，塵土和炎熱不斷地落到我的頭上，身上，手上，紙上。時間已是開篇所謂「昨夜」後的第四天了，我剛從熱病中恢復過來。這幾天裏我不能夠做

別的事，我就只想到你，我善良仁厚的亡友。你現在是永遠的離開我們了。一直到最後你還給我們留下一個戰士的榜樣，你還指示我們一個充實的生命的例子，你對自己，對朋友都可以說是毫無遺憾的。正如我在前面說的那樣，你是盡了你的戰士的任務躺下了，你把這廣大的世界和這麼多待做的工作留給我們。繼續你的遺志前進，這正是作為你的友人的我們的責任。弟兄！你靜靜的安息罷，我不能再辜負你的殷切的期望了。

從炎熱的下午到了陰雨的深夜，雨洗去了悶熱，但也給我帶來寂寞。而且這是帶點悲涼味的寂寞，一切都隱去了，除了狗吠和蛙鳴。十二年的友情又來折磨我的心。我從凌亂的書桌上，拿起你的信函，你那臨死的筆寫出來的有力的字跡，正訴說着十二年中間兩個友人的故事。武廟中第一次的握手，也就是同樣的寫這信的手和拿這信的手罷，那麼這應該是我們的最後一次的握手了。這樣的告別，這是多麼可悲痛的告別啊。

但是望着眼前的你幽淡隱晦的足跡，我能夠相信你已经離開了我們這個世界麼？

涼風從窗外吹入，我伸出頭去望天空，雨天自然沒有一點星光。但是我的眼前並不是一片黑暗。我想起了一顆死去的星。星已經早不存在於宇宙間了，但是他的光芒在若干年後才達到地球，而且照耀在地球上。兄，你就是這樣的一顆星，你的光現在還亮在我們的眼前，他在給我們照路！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夜

第二輯

熱，

二十幾年前，我羨慕「列子御風而御」，我願腋下生出雙翼，像一隻鸞鳳自由地在天空飛翔。

現在我偶爾做着飛翔的夢：沒有翅膀，我用兩手鼓風。然而睜開眼時，我還是靜臥躺在床上，兩隻手十分疲倦，彷彿被繩索縛住似的。於是總發出「一聲長嘆」的嘆息。

做夢子的時候，我和幾個同伴都喜歡在大廳裏遊戲。風吹起我們衣襟

，風吹動我們的衣袖。我們張著雙手，順着風勢奔跑，彷彿身子輕了許多，就給風吹在空中一般。當時自己覺得是在飛了。因此從很小的時候我就喜歡風。

後來進學校讀書，我和一個哥哥早晚要走相當遠的路。雨天遇着風，我們就用傘向風爭鬥。風要拿走我們的傘，我們不放鬆；風要留住我們的腳步，我們却往前走，同風爭鬥，是一件頗爲吃力的事。但我們從這個也得着樂趣，而且不用說，我們的鬥爭是得到勝利的。

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值得懷念的。

可惜我從不曾見過颶風。去年坐海船，爲避颶風，船在福州灣停了一天半。天氣悶熱，海面平靜，連風的影子也沒有。船上的旗絲毫不動，後來說是颶風改道走了。

在海上，有風的時候，浪濤不停地起伏着，高起來像一匹山，而且開放

着白花，落下去又掉一張太陽，要吞食眼前的一切。輪船就在這一起三伏之間慢慢地前進。輪身將駛，上層的桅桿，繩梯之類，都似地肢肢喳喳響個不停。這情景我是經歷過的。

但是我沒有看見過浪花打上甲板，輪船被風吹在海面飄浮，手去抓欄，船上一部東西隨著風沉入海底。我不曾消過這樣的令人興奮的經驗。

今年我過了好些炎熱的日子。猶太說邊哥熱，猶太人是屬熱，沒有過一點風聲，沒有一點雨意。人發喘，狗吐舌頭，連蟬聲也叫啞了似的，我被窒息得快要閉氣了。在這些時候我只有一個願望：起一陣大風或者下一陣大雨。

易生，而使我想起許多逝去的的事情。可是我常常只有一個念頭：我想乘雲飛往天空。

我看過一個叫做 Green Pasture 的劇本，後來也看過根據這劇本攝製的電影，在電影裏我看見黑天使乘着棉花似的白雲在天空垂釣。這似乎是有興趣的事。可是我沒有這種興趣。我並不爲這事情羨慕那些黑天使。倘使我能乘雲飛往天空，我決不會在空中垂釣，不管釣什麼東西這問題還沒有弄明白。

我想乘雲，是願意將身子站在那個有着各種顏色的以煙似霧，似實似虛的表面上面，讓他帶着我往上飛，擺脫一切的羈絆，撇開種種的糾纏。我再看不見一切，除了浪濤似的風聲。我要飛，一直飛往宇宙的盡處，（其實這盡處是沒有的）或者我會接近烈日而被灼死，使全身成爲燃料，或者我會因遠離太陽而凍成石屍。甚至這個也是我所願望的結局，我在永閉眼睛以前——

定會感到痛快，而且更難比的痛快。

但是我知道這只是我的幻想，我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我又想起了「一個故事」，仍是一個戲，而且我也看過由這劇改編的電影。

一個叫做立良 (Jill) 的年青的幻想家拋棄了妻兒自殺了。他飛上太空去受最後裁判。在神明面前他提出了一個最後的要求——回到人間，幾年以後一列火車穿過雲霞送他到地上，他那個小小的田莊裏去。要求回家，只爲了想做一件幫助妻兒的事。他作爲一個陌生人到了那個家，受了溫情的款待。結果却打了自己小孩一記耳光，像一個忘恩者似地走了。

我也了解他那時的心情。

有一天我也曾成爲一個這樣的幻想家麼？飛向天空，却又留戀人間，而跌下來，爲了幫助人而回到人間，卻僅僅做出損害人的事，空着手去了。他的路一定是十分寂寞蒼涼的。

立良的刀彷彿就插在我的胸上。我覺得疼痛了。

我明白我是不能夠飛太空的。縱使我會往上飛，也是從雲端跌落下來，
薄薄的雲片載不起我的留戀人間的心。

現在，我應該收起我的幻想了，我不願走立良寂寞苦痛的路。

雷

夢遊之二

灰暗的天空裏忽然亮起一道閃光，接着是那就好像要打碎萬物的一聲霹靂，於是一切又落在寧靜的狀態中，等待着第二道火閃來劃破長空，第二聲響雷來打破鬱悶，閃電一股亮過一股，雷聲一次響過一次。

在夏日的傍晚我常見到這景象。

幼小時候我怕聽雷聲；過了十歲我不再因響雷而顫慄；現在我愛聽那聲好像就要把全身骨骼都要震脫節似的晴空霹靂。

算起來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還是個四五歲的孩子，跟着父母住在廣元縣衙門裏。「天晚上我在三堂後面房間裏一張寬大的床上，忽然被一聲巨響驚醒了，房裏沒有別人，我睜眼朦朧中只見窗外一片火光，彷彿嘩嘩倒塌下來似的，我恐怖地大聲哭起來，直到女傭蓮屋來安慰我，讓我閉上眼睛再進到夢裏去。在這以後，只要雷聲一響我就覺得眼前的一切都會崩塌，好像已經臨到世界的末日，不過，那時我的世界就只是一個衙門。

這是我害怕雷聲的開始。我的懼怕不斷地增加着。衙門的女傭聽差劉這增加是有功的。從他們那裏我知道了許多關於雷公的故事。有一個年老的女傭甚至告訴我：雷聲一響，必震死一個人。所以每每聽見轟轟雷聲，我心裏就必着：不曉得又有誰受到處罰了。雷打死人的事在廣元縣就有過的，我當時不能知道他的原因，却相信別人眼見的事實。

年紀稍長，我又知道了雷震子的故事。雷公原來有着這樣的一個相貌：

張大林的鳥嘴，兩隻肉翅，肥厚的腰，長滿新銳的尖刺，這隻蟲子是從樹上封神榜裏得來的。不知道爲什麼，我喜歡這相貌，我倒想見見他。我的懼怕減少了一點，因爲我在封神榜中看出來的雷震子畢竟帶有入性，還是可以親近的，雖然他有着那樣奇異的形狀。

再後，我的眼睛睜大了。我明白了許多事情。我也看穿了神和鬼的謎。我不再懼怕空虛的事物，也不再懼怕自然界的現象。跟着年歲的增長我的膽量跟也站得比較堅定了。即便立在天井裏，望着一個響雷迎頭劈下，我也不會改變臉色或者惶恐地奔入室內。從此我開始自傲：我已經到了連巨雷也打不倒的年齡了。

更後，雷聲又給我帶來一個新的感覺。每次聽見那一聲巨響，我便感到無比暢快，彷彿潛伏在我全身的鬱悶都給這一顆霹靂震得無蹤無影似的。等到他的餘音消散，我抖抖身子覺得十分輕鬆。我常常想，要是沒有這種體驗

巨聲，我多半已經埋葬在窒息的空氣中了。

去年一個昆明的夏夜裏，我睡在某友人的宿舍中，兩張床對面安放著，房間很小，開着一扇窗戶；我們喝了一點雜菓酒，睡下來，覺得屋內悶熱，空氣停滯，只有蚊蟲的嗡嗡聲不斷地在耳邊吵鬧，不知過了若干時候，我才昏沉沉的進入夢中。這睡眠是極不安適的，彷彿有一隻大手重重地壓在我的胸上。我想掙扎，却又無力動彈。忽然一聲霹靂（我從未聽見過這樣的響雷！）把我從夢中抓起來，的確，我在床上跳了一下，我看見一股火光，我還沒有睡醒，我當時有點驚恐，還以為一顆炸彈在屋頂上爆炸了。那朋友也醒起來，他在喚我，我又聽見荷拉荷拉的雨聲——好大一個雷！」朋友驚嘆地說。我應了一句，我覺得空氣變為十分清涼，心裏也非常爽快，我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今年在重慶聽見一次春雷是大砲一類的轟隆轟隆聲。「春雷一聲，蛰蟲

感動。我想起那些冬眠的小生命因了這聲音才從夢中醒來，又開始一年的活動，覺得很高興。我甚至想像着牠們中有的怎樣睜開眼睛；轉頭四顧，怎樣伸一個懶腰，打一個呵欠；然後一跳，就跳在地面上去，於是一下子地面上便佈滿了生命，就像小說鏡花緣中寫的故事，因了女皇武則天的詔令，只有一夜的功夫，在濃冬裏宮中百花齊放，錦繡似的裝飾了整個園子。還是很有趣的。

雨

幽隱之園

窗外露台上正攤開一片陽光，我抬起頭還可以看出屋頂上的一段蔚藍天。
好些日子沒看見過這樣清爽的天氣了。早晨我站在露台上靜靜接受最初的
陽光時，我覺得我的身子一下就變成了十分輕便似的。我想起了那個意大利
朋友的故事。

他的名字是愛索里。在幾年前瀕逝的時候，他只有四十幾歲。他是莫索里尼
統治下的亡命者，也是那個獨裁者的一個不能和解的仇人。他想不到他終有

看是自由的大利在那樣輕的年紀就閉了眼睛。一九二七年春天，在那個多雨的巴黎城裏，某一個早上，陽光照進了牠的房間，他特別的高興地指著陽光說，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可喜的事。我了解他的心情，他是南歐之兒，是從陽光照耀的意大利來的。見着在巴黎的春天裏少見的日光，他又想起故鄉的藍天。他爲着自由捨棄了藍天，他爲着自由貢獻了一生的精力。可是自由和藍天二者，他都沒有能夠再見。

我也像發布里那樣地熱愛陽光。但有時我也酷愛陰雨。

十幾年來不打傘在雨下走路，這樣的事在我不知有過多少次。就是在九二七年當發布里抱怨巴黎缺少陽光的時候，我還時常冒着微雨在黃昏，在夜晚走到國藝院前盧騷的石像腳下，向那個被稱爲「十八世紀世界的良心的巨人」吐露一個年青異邦人的苦痛的胸懷。

我有的應該說是一個不健全的性格，我常常吞下許多火種在肚裏，我却

還想保持心境的和平。有時候火終於在我腹內燃燒起來。我受不住那熬煎。我預感到一個可怖的爆發。爲了澆熄這火，我常常低着頭走入雨濕的街道，讓冰涼的雨絲洗我的燒臉。

水滴從髮間沿着我面頰流下，雨點弄污了我的眼鏡片。我的衣服漸漸地浸濕了。出現在我眼前的只是一片模糊的雨景。模糊……白茫茫的一片……我無目的地在街中走來走去。轉彎時我也不注意我進了什麼一條街。我的腦筋在想別的事情，我的脚步認識路。走過一條街又走過一條馬路，我不留心街中的人，但是我沒有被車撞傷，也不會跌倒在地上。當我臉上的眼睛看不見現實的世界時，我的脚上却睜開了一雙更亮的眼睛。我常常走了一個鐘點，又走回我舊宅低矮的牆裏面。

「我回到家裏，樣子十分狼狽。可是心中却爽快多了，彷彿心下積蓄塵埃，給一陣大雨洗乾淨了似的。」

「**林**——我知道德國人有過「借酒澆愁」的習慣。我們的前輩也常說「借酒澆愁」

——**對**今我確是「借酒澆愁」了

我愛爾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三輯

日

爲了愛光與熱，將身子撲向燈火，終於死在燈下，或是浸在油中，飛蛾是值得讚美的。在最後的一瞬間她得到光，也得到熱了。

我懷念上古的夸父，他爲了追趕日影，渴死於陽谷。

爲着追求光與熱，人甯願捨棄自己的生命。生是可愛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轟轟烈烈的死。

沒有了光與熱，這人間不是會成爲黑暗的寒冷世界麼？

倘使有一雙翅膀，我甘願做人間的飛蛾。我要飛去撞那火熱的日球，讓

我在眼前一陣光明，身內一陣暖熱的當兒，失去知覺，而化作一陣烟，一撮灰。

日

月

每次對着長空一輪皓月，我會想着：在這時候某某人也在凭欄望月麼？

圓月有如一面明鏡，高懸在藍空。我們的面影都該留在鏡裏罷。這鏡裏一定也有某某人的影子。

寒夜對鏡，只覺冷光撲面。面對涼月，我也有這感覺。

在海上，山間，園內，街中，有時在靜夜裏，一個人立在都市的高高露台上，我望着明月，總感到寒光冷氣侵入我的身子。冬夜的夜深立在小小庭院中，望見落了霜的地上的月色，覺得自己衣服上也積了很厚的霜似的。

的確月光常常是太冷了。我知道死了的星球是不會發出熱力的。月的光是死的光。

但是爲什麼還有「嫦娥奔月」的傳說呢？難道那服了一不死之藥的美女便可以使這已死的星球再生麼？或者她在那面明鏡中看見了什麼人的面影

影。

月

星

在一本比利時短篇小說集裏我無意間看到這樣的語句：

「星星，美麗的星星，你們是住在無邊的空間裏，我是一樣，我了解你們……是，我了解你們……我是一個人……一個能感覺的人……一個痛苦的人……星星，美麗的星星。」

我明白這個比利時某車站小僱員的哀訴的心情。好些人都這樣地對藍空
的星星說過話的。他們都是人世間的不幸者。星星永遠給他們以無上的安
慰。

在上海一個小小舞台上我看見了屠格涅夫筆下寫出來的德國音樂家老倫蒙。他或者坐在鋼琴前面，將最高貴的感情寄托在音樂中，呈獻給一個人；或者立在藍空底下，搖着他那白髮飄飄的頭，用了讚嘆的調子，說着：「你這美麗的星星，你這純潔的星星」。望着藍空裏眼瞳似的閃爍着的無數星子，他的眼睛潤濕了。

這個老音樂家的眼淚我是了解的。這應該是灌溉靈魂的春雨罷。

在我的房間外面有一段沒有被屋瓦遮掩的藍天。我抬起頭，可以望見嵌在天幕上的幾顆明星。我常常出神地凝視着那些美麗的星星。牠們像一個人的眼睛，帶了深的關切望着我，從不厭倦。這些眼睛每一靈動，就如賜與我一個祝福。在我的天空裏星星是不墜落的。想到這我的眼睛也潤濕了。

第四輯

狗

小時候我害怕狗。記得有一回在新年裏我到伯父家去玩，在他那個花園內，被一條大黑狗追趕着，我跑過幾塊花園，後來上了洋樓，才躲過這一場災難，沒有讓狗嘴咬壞我的腿。

以後見着狗，我總是逃，牠也總是追，而且屢屢望着我的影子獵獵狂吠。我愈怕，牠愈兇。

於是怕狗成了我的一種病。

我漸漸地長大起來。有一天我忽然覺得怕狗是一件可恥的事了。看見狗

我便站住，不再逃避。

我站住，狗也就站住。牠望着我狂吠，牠張大嘴，牠做出要撲過來的樣子。牠是牠並不向着我進一步。

牠用怒目看着我，我便也用怒目看牠。始終保持着我和牠中間的距離。這樣過了一陣子我便轉身走了。狗立刻追上來。

我回過頭。狗馬上站住了。牠做出要撲過來的神氣望着我惡叫。

「你的本事，原來不過這一點，」我這樣想着，覺得胆子更大了。我用輕蔑的眼看牠，我頓腳，我對牠吐出罵語。

牠後退兩三步，這次牠現出畏怯的表情了。牠仍還汪汪地叫着，可是叫聲却不像先前那樣地「惡」了。

我討厭這種糾纏不清的叫聲。我在地上拾起一塊石子，就對準牠打過去。

石子打在狗身上，狗哀叫一聲，似乎什麼地方發痛了，牠馬上掉轉身子夾着尾巴就跑，並不等第二塊石子落到牠的頭上。

我望着逃去了的狗，我輕蔑地冷笑兩聲。

從此狗遇到我的石子就逃。

七月二十四日

豬

人們愛說「豬狗」，其實「豬」和「狗」是不能並提的。也有一些人喜歡狗，却沒有一個人愛過豬，雖然有不少人天天在吃豬肉。

最近在重慶沙坪壩，我常常看見一羣一羣的白豬被人趕着走過正街。這些豬大概是走向屠宰場去的，牠們自己還不知道能夠明白這事情，也未可知，我這個猜想是從牠們「賴」在路上不肯前進的舉動上來的。

自然也有人說，豬不肯走路，是因為牠們身軀過於肥胖，走路不便，或者只是因為豬是「懶」動物。他們的說法也是有道理的。不過我每次看見趕

豬人拿着竹片打在豬背上，聽見豬的怪叫聲，又看見白毛上綻出的一條一條的血痕，我總要想，這豬一定是不願到刑場去的罷。

我們有一句俗話：「螻蟻尚且貪生，」那麼即便是一條豬，牠也一樣會知道愛惜生命罷。

可是世間却少有不被宰割的豬。豬似乎就是爲着做食料而生的。豬被人養着，結果是被人吃掉。有個詩人曾經感嘆地寫過：

「看見豬，就想吃

煮哉豬也！」

據詩人看來，豬被吃，是牠自己的錯，我也明白詩人的意思。的確要是豬的肉不肥美，決不會有人看見豬肉就流口涎

但是若說看見豬就想吃，這話也有問題。我有幾次走過人們養豬的地方，看見好些肥豬擁擠在豬圈裏，「身灰黑毛，頭上背上全是髒水，有的躺在

池上，有的拿鼻子和嘴到處碰來碰去，哼着不成腔調的怪聲音。我當時即使肚餓，我也不想吃什麼。看見豬就厭惡；這樣說，倒更近於真實。如果我們聯想到豬是人的食料這一事實，那麼看見豬起憐憫心也是可能的。

我吃豬肉。但是我厭惡豬。生活在污穢裏糊里糊塗過着日子，吃着睡着，睡着吃着，把自己養肥，以便給人作食料。這樣的東西我無論如何是不愛的。

據說牛進宰場便會掉眼淚，而且要向屠夫雙腳下跪。也有人爲了這個就不肯吃牛肉。我不知道這是否事實。不過我還沒有聽見人說起豬流淚的話。那麼豬大概是糊里糊塗地被殺掉吃掉的罷。我說豬不肯走向刑場，恐怕這只是我個人的猜想。

在桂林城裏我見過人們抬着豬在街上走。看那被抬的豬的樣子，似乎牠很舒服，比那些被趕被打的豬舒服得多。被抬的豬若能思想，牠也許會說出

總比較別的同伴幸福的話，不過在我們人看來，無論它舒適地被抬着也好，或者苦痛地被打着也好，押送刑場被宰殺，總是一樣的，後來做成菜被吃進人們的肚裏，也是一樣的。

做了豬，除去被吃而外再沒有別的更好的命運。

那麼豬為什麼還要吃着睡着，養肥自己準備來給人們飽餐一頓呢？

我又想起了詩人的「悲哉」兩個字。

七月二十五日

虎

我不曾走入深山，見到活潑跳躍的猛虎。但是我聽過不少關於虎的故事

在獸類中我最愛虎；在虎的故事中我最喜歡下面的一個：

深山中所有一所古廟，幾個和尚在那裏過着單調的修行生活。給他們做朋友的，除了有時上山來的少數鄉下人外就是幾隻猛虎。虎不驚擾僧人，卻替他們守護廟宇。作為報酬，和尚把一些可吃的東西放在山門前，每天傍晚，夕陽染紅小半個天空時，虎們約在一起走到山門口，吃了東西，跳躍而去。山

門太開，僧人安然在廟內做他們的日課，也沒有誰出去看虎怎樣在吃東西，即使偶爾有一二和尚立在門前，虎們也視為平常事情，把他們看作熟人，不去驚動，卻斯斯文文地吃完走開。如果看不見僧人，虎們就帶着幾聲嘯，幾陣風，飛騰而去。

可惜我不能找到這四傑山，去和猛虎為友。只是偶爾在夢裏我才見到這樣可愛的動物。在動物園裏看見的則是被囚在「狹的籠」中「搖尾乞憐」的馴獸了。

其實說「馴獸」，也不恰當。甚至在虎園中，午睡醒來，昂首一呼，還能使猴猴顫慄，萬獸之王的這種餘威，我們也還可以在作了檻內囚徒的虎身上看出來。倘使放牠出柙，牠仍會奔回深山，重做山林的霸主。

我記起一件事：三十一年前，父親在廣元做縣官。有天晚上，一個本地獵戶忽然送來一隻死虎，他帶着一臉惶恐的表情對我父親說，他入山打獵

，只想獵到狼、狐、豺、狗。卻不想疏忽間誤殺了萬獸之王。他決不是存心打虎的。他不敢冒犯虎威，怕虎對他報仇，但是他又不能使枉死的虎復活，因此才把死虎帶來獻給「父母官」們以爲可以減輕他的罪過。父親給了獵人若干錢，便接收了這個禮物。死虎在衙門裏躺了一天，以後才被剝了皮，煮爛了，後來父親房內多了一張虎皮椅墊，而且常常有人來我們家裏要虎骨粉去泡酒當藥吃。

我們一家人帶着虎的頭骨回到成都。頭骨放在桌上，有時我眼睛看花了，會看出一個活的虎頭來的。不過虎骨總是鎖在櫃子裏，等着有人來要藥時，父親才叫人拿出來磨粉，最後整個頭都變成粉四處散開了。

經過三十年的長歲月，人應該忘了許多事情。但是到今天我還記得虎頭骨的形狀，和獵人說話時的惶恐表情。現在如果叫我把那獵人的面容描寫一下，我想用一句話：他好像做過了什麼喪盡神明的事情似的。我還要補充說

：他說話時不大敢看死虎，他的眼光偶爾挨到牠，他就要變臉色。

死了以後，還能夠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這樣的東西應該值得我們熱愛的罷。

七月二十六日



第五輯

死去

有一次我夢見自己死去！

我直伸伸地躺在床上，我不動，也不談話，我不看見什麼。我只聽見一個人在我耳邊說：「他死了，一句話也不說就死了。」

又有人說：「他本來可以不死，可惜他不聽別人勸他的話，他任性，他拚命摧殘自己。」

第三個人說：「死了就算了，反正像他那樣的人多得很，少了他誰都沒有損失。」

第四個人說：「現在蓋棺論定；我那篇研究文章可以印了。一句話說完，他的思想錯誤，他的作品淺薄。」

還有第五第六的人講話，可是吱吱喳喳，我聽不清楚。

「死了也還不能清靜」，我這樣一想，心裏很不快活。不過我還是不動，也不講話。

這些吱吱喳喳終於消滅了。我得到片刻安靜。過後我又聽見一陣低微的哭聲。我認得這是熟人的聲音。我想招呼他們，說一兩句告別的話，可是我不能動，也不能發言。我覺得很疲倦。

過了一些時候人們把我放進棺材了。我覺得悶，不過我不能動，也不想動。我靜靜地躺着。我知道棺材是在被人抬到墓地去。棺材慢慢動着，動着，後來就停下來了。

這一定是什麼公墓罷，我剛這樣一想，就聽見有人在發言。聽不出他們

在講什麼。後來他們顯然激烈地爭論起來。我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在這地方爭吵。他們好像是談論到我才爭辯起來的。

我默默地躺在棺材裏，我想：敵與友大概都到場了罷。

鬧聲停止了。我聽見棺材放在洞穴裏面，土落到棺上，並且「一擁而入」似地一下就把洞穴填滿了。

我想：從此什麼都完了。我不久便會失去知覺，進入死的酣睡。

然而，我還聽見聲音！談話聲和腳步聲仍還是這麼清晰！我知道一定是棺蓋落，埋葬不深。

從這天起我便寂寞的睡在墳墓中。我聽見風聲雨聲；風吹動樹葉發出歎息，雨穿過泥土滴在棺上。我也聽見哭聲，有人來哭過我，以後一個短時期，我四週很靜，沒有人來，似乎誰都忘記了我。

我不能動，我不能講話。但是我還有知覺，我知道在我上面春天來了，

我聽見小鳥在樹上歌唱，我聞着墓地的花香。雖然有點寂寞，我却覺得相當舒適。

可是不久又有人到墳前來了。起初聽見的是熟人的哭聲，他們原來還沒有忘記我！後來我就聽見吱吱喳喳，似乎又有一些人在我墓前辯論，我仍還不清楚他們在講什麼。

再後又換了一種聲音，這仍是吱吱喳喳，可是我却能聽出一些字句。說話的是我的仇敵。他們和我中間雖然隔了一個墳墓，但他們却没有忘記，而且也不肯忘記我。

「你現在承認我批評你的那些話罷？你寫的東西全是有毒的。」

「你錯誤，你沒有給人指出一條出路，你的思想永不能替人們指出了一條出路。」

「你的出路就是墳墓，哈哈，你自己現在有了出路了。」

「你不同答，你不做聲，你一定承認自己的錯誤，你現在一定在懺悔罷」

「

那些人每天來，或者隔一天來，或者隔四五天來，來了總要說，說的便是這類話。他們還怕我埋在墓裏聽不清楚，每次總用什麼東西把我墓上泥土挖去一些，直到後來某一次棺蓋見了天，他們便舉行大會，全體圍繞棺蓋站立，來一個集體唾罵。

我安然睡在棺中。我聽見罵語和唾液落在棺上鏗然有聲，我沒有憤怒。我坦然微笑。

罵語和唾液愈來愈多，驟雨似來打着棺蓋，牠們發出金屬的聲音，有如刀劍。但是我睡在棺中仍還坦然微笑。對這吵鬧我以沈默報答。

我聽見斧子聲在棺蓋上響，似乎他們在演劈棺的戲。

「我死了，還不肯讓我安靜麼？你們未必要同我糾纏到墳墓裏？」我道

樣一想，有點不高興了。

「哈！哈！哈！」他們在上面大笑起來。斧子聲響得更勤。我聽見棺蓋被敲破的聲音。

難道你們還要來一個鞭屍的表演麼？」我想着，覺得憤恨把我的心燒熱了。就在這時候我看見了一線光亮。同時一個人帶笑地得意說：「好了，現在我可以把我的研究文章讀給他聽了。」

響應他的是「陣大笑。接着是一陣吱吱喳喳。棺蓋被砍碎，我的身子暴露

在陽光下面。」

「怎麼還沒有腐爛！臉也在，嘴也在！」又一個人的驚愕的聲音。

「怎麼他還在睜着眼睛看？他的眼睛睜開了！」另一個叫道。

「快呀！快呀！快呀！」那個準備來朗讀文章的人說，他第一個吐了口痰在我臉上。

一股難聞的臭氣撲進我鼻裏。我立刻發了嘔心。我忍耐不住張開嘴，「哇」的一聲，就坐起來。

「有鬼！有鬼！」那些人張皇地叫起來，馬上鳥獸似地逃散了。他們一面跑一面喊着「救命」。有的跌在地上又爬起來；有的被荆棘絆住腿，把衣服撕破了。

於是這周圍再沒有吱吱喳喳。也看不見誰的影子。棺材四周堆了一些寫滿小字的原稿紙。我想，這些大概就是研究文章罷。可惜我沒有機會聽見作者們的朗讀。

我站起來，走出棺材。立在墳墓中，我看看天，也看看四周，又看看地，小鳥在小桃樹上唱歌，花瓣隨着風飄下樹來。天空是蔚藍色，沒有一小片白雲。

我張開口，居然吐出聲音和話語。我能看，能動，能講話。我還活着。

我沒有死！

一陣風吹過，這不是微風，花瓣紛紛落下，空中飄起一些原稿紙，有一張飄到我手邊，我抓住牠，拿起來一看，我看到幾個歪歪斜斜的字：淺薄，落後，不通，錯誤。

這應該是他們的勝利罷。我想着，不覺坦然微笑了。我把手一鬆，原稿紙又落回在地上。再一陣風吹過，牠又飛騰起來。

我走出墓地，還回頭去看那裏，原稿紙仍在空中飄舞，彷彿是一些未燒過的紙錢。

七月三十日

傷害

一個初冬的午後在瀘縣城裏，一條被燃燒彈毀了的街旁，我看見一個黑臉小乞丐寂寞的立在麵食担子前面，用了羨慕的眼光，望着兩個肥胖的孩子正在得意地把可口的食物往嘴裏送。

我穿着秋大衣，剛在船上吃飽飯，這時是在閑適地散步。

但是牠，這個六牝歲的孩子，赤着腳，露着腿，身上只披一塊破布，緊包着他瘦骨的一身黑皮在那無數的破布洞下發光。他的眼睛無光，兩頰深陷，嘴唇乾癟得可怕，兩隻乾瘦像鷄爪的手無力地捧着一個破碗，壓在胸前。

他沒有溫暖，沒有飽足。他不講話，也不笑。黑瘦臉上塗着寂寞的顏色

我不願多看她，便匆匆走過他身旁。但是我又回轉來，因為我不願這樣離開他。

這樣一來一往，我在他身邊走過四五次，他不抬頭看我一眼，好像他對這類事情並不感到好奇。我注意地看他，才知道他的眼光始終固定在麵食担子上。但甚至這眼光也還是多麼無力的。

我站在他面前，不說什麼，遞了一張角票給他。

他也默默地接過角票，把眼光從担子上掉開。他茫然看着我，沒有一點表情，仍還不開口。於是他埋下眼睛，移動一下身子，又把臉掉向麵食担。兩個胖小孩還在那裏吃「連肝肉」「心肺」一類的東西，口裏「噓噓」作聲。

我想揩去他臉上那寂寞的顏色，便向他問兩句話。他沒有理我。他甚至不掉過頭看我。

我想，也許他沒有聽見我的話，也許我的話使他不高興，我問的是：他有沒有家？有沒有親人？

我不再對他說話，我默默地離開了他。我轉瞬時還回頭去看那個麵担，黑臉小乞丐還立在担子前，畏怯地望着賣麵人，右手伸到嘴邊，一根手指頭被啣在口裏。兩個胖小孩却站到旁邊一個賣糖食的攤子前面去了。

七天後我再到溫縣城裏，又經過那條街。仍是前次看見的那樣的街景。麵食担子仍還在原處。兩個胖小孩還是那麼得意地在吃東西。黑臉小乞丐彷彿也就站在一星期前立過的那地方，用了同樣羨慕的眼光望着他們。一切都沒有改變。我似乎並沒有在別處耽擱一個星期。

我走到黑臉小孩面前，又默默地遞了一張角票在他手裏。他也默默地接

着，也茫然看我一眼，沒有表情，沒有動作。過後他仍舊把臉掉向麵担。

我們兩個都重複地做着前次的動作。我甚至沒有忘記問他：你有沒有一個家？有沒有一個親人？

這次他仍舊不回答我，不過他却仰起頭看了我一兩分鐘。我也埋下眼睛去看他的黑臉。茫然的表情消失了，他圓圓睜着那付血紅的眼睛，淚水線似地從兩隻眼角滾下來。他把嘴一動，沒有發出聲音，就卒然掉轉身子，用勁地一跑。

我在後面喚他，要他站住。他不聽我的話，我應該叫他的名字，可是我不知該喚着怎樣的姓名。我站在麵担前，希望能夠看見他回來。然而他的瘦小身子像一股風似的飄走了，就沒有點踪跡。

我等了一回，又走到旁邊那個由廢墟造成的臨時廣場上，跟着一些本地人聽一個老烟客講明太祖創業的故事。那個老烟客指手劃腳地講得津津有味

。衆人都笑。我却不作聲。我的心並不在這裏。

過了半點多鐘，這附近還不見那個黑臉小孩的影子。我便到城裏各處走了一轉，後來再經過這地方，我想，他應該回來了，但是我仍舊看不到他。只有兩個肥胖小孩還在麵担前吃東西。

我感到疲倦了。我不知道黑臉小孩住在什麼地方，或者他是否就有住處。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可以再到這裏來。看見陽光離開了街市，我覺得疲倦增加了。我想回到船上去休息。

最後我終於拖着疲倦的身子離開了瀘縣。那一段路是不容易走的。我的心很沉重。我想到那個黑臉小孩和他的突然跑開，我知道自己犯了過失了。

我爲什麼兩次拿那問話去折磨他呢，這原是一個明顯的事實，要是他有家，有親人，他還會帶着凍和餓寂寞地立在街旁麼？他還會像一棵枯草，一隻病犬那樣，木然地，無力地捱着日子麼？

他也許不知道家和親人的意義。但是他自己和那兩個胖孩子間的差別他應該了解罷。從這差別上他也許可以明瞭家和親人的意義的，那麼，我怎樣大地傷害了他，這也是明白的事實了。

今天，八個月後的今天，我還記着那個黑臉小孩的面貌和他兩隻眼角的淚水。他一定早忘記了我。但是我始終忘不掉他。我想請他那小小的心靈寬恕我。然而我在這裏的話語能夠達到他耳邊麼？他會有機會讀到我的文章麼？

我不知不覺間在那個時候犯了不可補償的過失了。

八月一日

祝 福

警語之六

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從北方寄來一封信，沒有署名，也沒有寫出地址，信裏只有一些簡單字句，大意是，一個北方的孩子給你送來「祝福」。

這是三年前的事了。每次我眼前起一陣霧，或者我的心發痛的時候，我就想起那封短信。後來我便覺得力量漸漸恢復了。

我不是宗教的信奉者，神的祝福不能夠控制我的腦筋。我不是修行的人，不會祈求來世的幸運。我不信神，便不想進天堂。我不信鬼，故不怕入地

歌。

但是一個孩子的單純的話語卻能鎮定我的迷亂，鼓舞我的精神。他用了帶宗教味的「祝福」這名詞，他是有理的。這心與心的相通，心對心的關切，與「利害」無關，和「虛偽」隔絕。這個孩子不知道我的家世，不認識我的面容。他看見的只是我的心。他用他的心來接觸我的心，他的心了解我的語言。作為反應，他寫下他的心的語言寄給我。

那個孩子的真誠的心的顫動越過了數千里道路，越過了數不盡的美麗的山河，達到我雙手可以觸到的地方。我的手拿着那張信紙，我的眼睛就彷彿看見那一顆沒有一點塵垢的鮮紅的赤子心。這心是熱的，牠的熱煖了我的心；這心是活鮮鮮的跳動着的，牠的勃勃生氣振奮了我的精神。

從那個孩子的信上，我的確得到了「祝福」，而且這「祝福」的效力還是那些神的祝福，宗教的祝福所不能及的。

我接受了孩子的祝福，讓我在赤子心前低首膜拜。

撒 棄

嘆語之七

涼夜，我一個人走在雨濕的街心，濕燈的微光使我眼前現出一片黃昏。

兩個老婦的閒聲跟着背影遠遠地消去了。我前面是陰暗，又似乎是完全的空虛。

我在找尋炫目的光輝。但是四周只有一點垂死的燈光。

我的腳不感到絲毫疲倦，我不記得我已經走了若干時候，也不知道還要走若干路程。

一個影子在後面緊緊跟着我。他走路沒有聲音，我好像聽見他在我耳邊低聲講話。

我回過頭，看不見一個人，等我再往前走，我又聽見有人在我後面說話。

「誰？」我問道。

「我！」這是一個熟習的聲音。

「你是誰？爲什麼緊緊跟着我？」

「我是你的影子。我從來就跟你後面。」

「那麼請你出來讓我見你一面。我不要聽你的那些囉哩咕嚕」。

「他不^發聲，却仍還要跟着我走。」

「我說請你出來，讓我見見你。你爲什麼老躲在黑暗裏面？」我不能忍

耐地再說一次。

「我不能出來，」他囁嚅地說。

「那麼你可知道我要去什麼地方？」我突然問道。

「我不知道，不過我要跟着你。」

「我告訴你，我要去找尋光明。」

我似乎聽見一聲「呵啞」。過了半響耳語又響起來：

「你不會找到光明。你還不如回頭走別的路。」

「我一定要往前走。見不到光明，我就不停腳。」

「但是，你知道這地方離光明還有若干路程？你這一生又還可以走若干時候？」

「我不管這些事，不過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向那地方走。」

「你會什麼也看不見，就疲倦地死在中途。沒有人埋葬你，卻讓你暴屍在荒野給鷹做食料。」

「我寧願讓鷹啄我的肉，卻不想拿牠們去餵狗，或做肥料。我甯願疲勞地死在荒野，卻不想安樂地躺在溫暖的家中。」

「所有的人都會嘲笑你；誰都會忘記你。你口渴，沒有人遞給你一杯水。你倒下去，沒有人攙扶你一把。你呻吟，便有人用石子投擲你。一直到死，你得不着一點同情」。

「我為什麼要別人的同情？難道你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路？」

「那麼，你不怕寂寞？你不知道前面的路便是用寂寞來鋪砌的？」

「我知道。我的腳踏在寂寞上面，我的步子就顯得更有力。寂寞會成為我的忠實的伴侶」。

「你這傻子，即使你得着光明，你拿牠來做什麼用？你能將牠當飯吃，當衣穿」？影子居然嘲笑起來。

我昂然回答：「我若得着光明就把牠分給衆人，讓光輝普照世界。若得

「不着光明，我願意一個人寂寞地死在中途。」

「但是爲你自己，你留什麼給你自己。」

「如果光明普照世界，我也可以分到一線光輝。」——

「然而要是黑暗呢？」牠打岔地問我。

「那麼我就努力和黑暗鬥爭，我必要打破黑暗。」

「打破黑暗？你有多大的力量？」牠哈哈地笑起來。「我勸你不要過分

看重你自己。」

「不管我有沒有力量，但是我有志願，我有決心。我做不到，不要緊。

別人可以做到」。

「你這瘋子，你這理想家。你不要妄樂，你不要榮名，你却寶貝寂寞，

還要牠做你的永久伴侶，你還要追尋光明，打破黑暗，」牠冷笑，牠嘲笑，

牠大笑。「算了罷，我也該死心了。老是跟隨着你，對我有什麼好處？我不

甘心做一個傻瓜，白白毀掉我自己；從這時候起，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

讓你去擁抱寂寞，任你去愛撫死亡。我會看到鷹啄盡你的肉，馬蹄踏碎你的骨。

！

帶着幾聲輕蔑的大笑，我的影子離開了我。牠走路沒有聲音，我不知牠去向何處。我只看見一個黑影在我眼前一晃。

於是我的耳邊寂然了。

路上只有我一個人。我慢慢地，在寂靜中移動脚步。我不記得我已經走了

若干路程，也不知道還要走若干時候。

八月四日

第六輯

醉

「我沒有醉，我沒有醉」！你只管搖着頭這樣否認，但是你的臉，你的眼睛，你的話語，你的舉動無一樣不告訴我們：你是醉了。

有的人醉後傷心哭泣，有的人酒後胡言亂語。我醉了時便捧着沉重的頭，說不出一句話。你呢？

你永遠是你那老樣子：你對我們披肝瀝胆地講個不停。的確你在挖你的心，像某一個友人所說的。

酒使你改變了許多。你平時是被朋友稱作「沉默寡言的人」的。

我們都說你醉，你自己說沒有醉。其實，你始終不是比未醉時更坦白，更真誠，更清楚麼？酒後的你不是更能夠表現那優美的性格麼？

沉默容易使人和朋友疏遠。熱烈的微說剖白則使人們互相接近。熱情是有吸力的。酒點燃了你的熱情。你的熱情又溫暖了我們的心。

酒從沒有亂過你的本性，也沒有麻痺過你的神經。酒卻像一陣光常常照亮你全個身子，全個性格。你的醉不是頭腦昏鈍，卻是精神高揚。

在這裏，暮夏的雨夜已使人感到涼意了。我很想看看你那醉臉！聽聽你那火熱的話語呢！

八月二日

生

「是呵，老頭兒，我已經生活過了，

要是沒有那幸福的三天——

我的生活比起你那衰弱的老年

更是多麼不幸，多麼可憐」。

讀着萊芒託夫的詩句，我不覺想起了你。你是比木奇里（Musi）更懂得生死的，

期望着比木奇里的高加索青年逃出寺院，追求自由，三天以後被野獸弄傷，

讀那價廉小就收養他的僧侶找着仍舊回到寺院裏去。

然而他畢竟過了三天自由與鬥爭的生活。在他看來，他是嘗到生活的滋味了。

我讀英德的話，我了解那年青的心的渴望。我們每個人都有過渴望的。但是，你，我的一個髮友，我每想到生活，我就不能夠忘記你那清瘦臉上的微笑，你那堅定的表情，你那炯炯的目光。至少最近十二三年來你是過着自由與鬥爭的生活的。我常常想用一本帳簿記下來，你在這十二三年（我認識你的十二三年）中間，過了些什麼樣的日子，做了些什麼事情。

我沒有機會來記這筆帳。但是將來一定有人用一支忠實而有力的筆寫下來的。你應該得意你自己做了那許多事情。

你會得意麼？我就從沒有見過你的得意的面容。我若向你提說你的成績，你便會回答我，你還有更多的責任。你說你的生活是一條長路，你必得見

辨光明，才肯躺下喘一口氣。

你沒有家，沒有任何可以稱為屬於自己的東西。你拋棄了安樂和榮名，在一個事業上貢獻了你全部時間和精力。你追求光明，只想把牠帶給你億萬的同類。你追求自由，只想把牠還給受難的人羣。你生活在一些更年壽的流火中間，幫助他們去獲取幸福，鼓舞他們去爭取自由，而且將他們引上一個燦爛的前途。

說努力，你留給自己的便是不息的工作；說鬥爭，下自己甘冒任何的危險，遭受一切的苦難。把一羣天真的好小孩子集到你身邊，你像一個長兄似地愛護他們，教育他們。年青的一代人在你的庇蔭下長成了，他們帶着活潑的朝氣勇敢地邁進人生大道。

看，那些年青的亮眼睛，是誰使牠們睜開了的？聽，那些活潑勇敢的歌聲，又是誰教練出來的？誰在荒地上種了花樹？誰在廢墟上建起高塔？

呢？

你多了一身變了色的學生服，你添了一樣難治的痔瘡。你把「利」踐踏了，你把「名」埋葬了。捧着一碗糙米飯，在林石開水，你可以毫無掛慮地鬧着一羣年青人大聲歡笑。

我羨慕你，我佩服你，我敬愛你。

然而要是有一天我把這時的心情告訴你，你一定會搖頭說：「這又算什麼呢？這是很平常的事。我們必須開花。否則我們就會內部地乾枯的。」

你要引用居友的話，你是有這權利的。在你這裏，的確人生之花開放了。

只有你才真正了解生的意義。你才是一個真正生活過的人。和你相比，難個得意地歌唱着的高加索青年木奇里也應該是多麼不幸，多麼可憐了。

夢

據說「至人無夢」，但幸而我只是一個平庸的人。

我有我的夢中世界，在那裏我常常見到你。

昨夜又見到你那慈祥的笑顏了。

還是在我們那個老家，在你的房間裏，在我的房間裏，你親切的對我講話，你笑，我也笑。

還是成都的那些舊街道，我跟着你一步一步走過平坦的石板路，我望着你的背影，心裏寬慰地想：「父親還很康健呢。」一種幸福的感覺使我的全

着發燒了。

我那時不會知道我是在夢中，也忘記了二十五年來的艱苦日子。

在戲園裏，我坐在你的旁邊，看台上的武戲，你還詳細地給我解釋劇中情節。

我變成二十幾年前的孩子了，我高興我沒有掛慮地微笑，我不加思索地隨口講話。我想不到我在很短的時間以後就會失掉你，失掉這一切。

然而睜開眼睛，我只是一個人，四周就只有滴滴的雨聲。房裏是一片黑暗。

沒有笑。沒有話語。只有雨聲：滴——滴——滴。

我用力摀眼睛睜大，我擦開蚊帳，我在漆黑的空間中，找尋你的影子。但是從兩扇開着的小窗，慢慢地透進來灰白色的光亮，使我的眼睛看見了這個空闊的房間。

沒有你，沒有你的微笑。有的是寂寞，單調。雨沒有終結似地滴——滴下着。

我喚你，沒有回應，我側耳聽，沒有腳聲。我靜下來，我的心怦怦地跳動，我聽得見自己的心的聲音。

我的心在走路，牠慢慢地走過了二十五年，直到這個夜晚。

我於是閉了嘴。我知道你不會再站到我面前。二十五年前我失掉了你。你從無父的孩子已經長成一個中年人了。

雨聲繼續着，夜在滴滴聲中進行。我的心感到無比的寂寞。怎麼，是屋漏麼？我的臉頰溼了。

小時候我有過一個願望：我願在你的庇蔭下做一世的孩子。現在只有讓夢來滿足這個願望了。

至少在夢裏我可以見到你，我高興，我沒有掛慮地微笑，我不加思索隨

口禱話。

爲了這個，我應該感謝夢。

八月三日

死

我記得在什麼地方見過這樣的一句話：

「死是永生的門。」

爲着了解牠的意義，我思索了許久。

有一天，我們在成都一個友人家中談到你，你的死訊突然來了。

這消息是無可疑惑的。半個多月前還有朋友來信，報告醫生們對你的疾病下的診斷。那朋友說，這個冬天便是你同疾病掙扎的最後關頭，這次不是該你永閉眼睛，就是疾病永久消滅。

我們希望你戰勝疾病，但是死捉住了你。

信靜靜地躺在桌上，我們苦痛地埋下頭，怕看彼此臉上的拘攣。

死在我們眼前慢慢地走過去。

「一個懂得生活的人死了！」友人嘆息地說了一句。

「他不願意死，他不應該死，然而偏偏是他先死去。」我制止不了我的悲痛的聲音。

在成都，在重慶，在昆明，在任何地方我都看到你的文章，你那充滿活力的，散佈生命的文章，你鼓舞人勇敢地去體驗生活，堅決地去征服生命。你讚美生之歡樂，你歌頌鬥爭的美麗。

一直到最後的日子，你沒有停過你那管撒播生命種子的筆，你蘸着生命的露水寫字，你蘸着自己的赤熱的血寫字。有人說你是生命的象徵。

「生命的象徵」會在我們眼前消滅麼？

我不相信你會死。便是在今天我還想，你沒有離開這個世界，你不過是在這地方活着，你在做什麼事情，或者你在埋頭寫什麼東西。

今天離你去世的日子將近半年了。在這半年中我們一直在談論你，我和許多朋友都在談論你，像一個大家敬愛的活人，不像一個死去的影子。你始終活在我們中間，而且你將永遠活在我們中間。

我們讀着你寫的文章，我們談論你做過的事情，我們重說你說過的話，直到我們離開這個世界。以後又有另一代人來讀你的文章，談論你的為人，遵行你的教訓。

的使你始終活在我們中間，而且永遠活在我們中間。這「我們」的意義是一天比一天地在擴大的。

你何曾死去？這不就是永生的開端麼？

「死是永生的門。」

我現在明白這句話的意義了。

八月四日

附
錄

關於「雷雨」

——給一個上海友人的信

……從江安回來，我見到你的信。我在沙坪壩過了幾天忙碌日子，摺那大堆信件打發走了，昨天同一個朋友儉閒到南溫泉來洗澡，今早那朋友回去了，我一個人住在青年會樓上二號房間裏，先前纔和住在這裏的某友人去遊了花溪，看了瀑布，倦了回來，想起我欠你的那封信，就在小桌前坐下來，隨便給你寫些話。

我在江安過了六天安靜的日子，在那些天裏，我常常和V兄在一起，我

們談了許多事情。那是一個只有三千居民(?)的小城，夜晚七點鐘街上就只有一片黑暗。我每天早晨從東市散步到西門，總要來回好幾趟。逢着趕集的日子，我還可以在大街徘徊許久，看鄉下人笑嘻嘻的買賣東西。我住在V兄家中一間小樓裏，那地方真靜。每夜在那間樓房裏我們隔了一張寫字檯對面坐着，望着一盞清油燈的搖幌的微光，談到九、十點鐘。有一天下午坐在街頭一家小茶館裏，我們一面看街上衣服樸素的行人，一面談話，這時我們忽然談起了「雷雨」。

「雷雨」，這本感動了千萬善良心靈的戲，如今差不多成了和「克臘西克」一樣的東西，甚至在這僻的市鎮裏我們也會遇到牠的讀者和觀衆用讚嘆的聲音提起牠。可是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南屋中客廳旁那間用藍紙糊壁的陰暗小房裏，我翻讀那劇本的數百頁原稿時，還少有人知道這傑作的產生。我是被牠深深感動了的第一個讀者。我一口氣把牠讀完，而且爲牠

掉了淚。不錯，我流過淚，但是落淚之後我却感到一陣舒暢，而且我還感到一種渴望，一種力量，在身內產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幫助人的事情，我想找個機會不自私地獻出我的微小的精力。雷雨是這樣地感動過我。記得從前讀托爾斯泰的「復活」時，我也有過同樣的感動。

第二年在東京，我便看到「雷雨」的上演。那時我住在神田青年會樓上一個小屋裏。我還記得很清楚，你們貼了佈告徵求刊載這劇本文學季刊（第三期），你們在樓下大禮堂中排演牠。我默默地注意着這事情的發展。每夜我伏在書案上聽見你們在樓下背台辭，聽見你們的各種響動，我心裏非常高興，我知道一本好的作品已經漸漸地被人認識了，我知道我自己喜歡的東西已被別人喜歡了。我當時的快樂正像我在那陌生的國土裏忽然遇到一個談得來的熟朋友似的。

在那時候我第一次知道了你的名字，你是「雷雨」的導演者中的一人。

靠了你們的努力，「雷雨」在東京上演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那劇本的上演。你想不到我那時的喜悅。我接連看了三天戲，我沒有感到些微的疲倦。我不說你們的演出是如何完美，但我知道你們是在怎樣的困難情形中，種種物質條件的限制下從事了這工作的，你們的認真和苦幹使我欽佩，使我感動。爲了這，我就想認識你們。不久我居然有機會和你見面了，而且很快地我們就成了熟朋友。這有幾個原因，然而說「雷雨」使我們接近，也不是沒有道理。

一九三五年我們在東京過的那些日子，（H兄的名字是應該在這裏提起的，）我和他好久不通信了，雖然我們當時常常帶着憤慨講話，雖然我進過半天的拘留所，但是因了我們這羣朋友的溫暖的情誼，那些日子還是值得懷念的。不知你和H兄還想到這些事情麼？你的信更使我記起五年前的舊事了。

可惜路隔了這麼遠，我不能飛過山，飛過海來看你的戲。不過我想，我的心可以越過空間的限制來到你們的身邊。……

十一月十九日重慶南泉

關於小說中人物描寫的意見

——給抗戰文藝的編者

對你的問題，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我雖然也寫過幾部小說，被人勉強算作一個文藝工作者，其實我對文藝還是一個門外漢。我第一次提筆寫小說時，我只是「爲了安慰我的寂寞的心，爲了發散我的熱情，宣洩我的悲憤，爲了替那些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面的犧牲者呼籲叫冤。因爲我沒有別的武器，我才拿起筆用牠做武器，來攻擊我的敵人」。這是我在另一篇文章裏說過的話。我爲什麼會寫出類似小說的東西呢？我想一定是我從前讀了不

少的小說（特別是翻譯的）受了一點影響，所以在寂寞痛苦，心受熬煎的時候，拿起筆想寫點東西，就有意無意地採取了小說的形式。

自然我寫第一本小說時，我心中也並不是空空的。我多少總算有一點計劃；我先有了一些事情，後來便有一些人物。我想好書中應該有幾個什麼樣的人，然後才在實生活裏去找尋類似的面貌。最先我想寫一個有着許多缺點，但有一顆偉大的心的革命者，我在實生活裏去找尋面貌，找到的不只一個，我就慢慢地把他們拼湊起來，成了一個新的人。起初我只得到一個輪廓，我又陸續放進一點自己的想像，於是一個人的面目和性格明顯地露了出來。這個人就是「滅亡」裏的杜大心。他開始在我眼前活動，在我腦裏活動，他說話，他憤怒，他愛，他受苦。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就彷彿是我的一個朋友。在一個短時期中我的心靈全被他佔去了，好像不是我在寫這篇文章，却是他借我的筆在生活。我甚至在樹林裏散步的時候，（那時我每天早晨和晚飯

後常在樹林裏散步）我還看見他在激昂地揮着手講話。我這樣寫出了杜大心，我也同樣地寫出了「新生」中的李冷。這兩個人和我的小說裏別的人物不同，他們只有一半的真實，其餘的一半則是從書本（尤其是一些外國革命家的傳記）裏來的。這樣的兩個人我在實生活裏並沒有遇見過，雖然李冷的在N地的日記還是根據一個朋友的獄中日記改寫的。

這裏敘說的並不是一人物描寫法，只是僱人的一點小小經驗。我雖然寫出了上面那兩個人，但是我寫得失敗了，不過我想，失敗的經驗略諱諱也無妨。

我以後還寫了「愛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這都是不像樣的東西。牠們現在還能夠存在，那是由於批評家的寬容。似乎有人說過現在不需要這樣的作品，其實我自己也就漸漸着牠們早一天被淘汰，落進遺忘的墓裏去。不過說句老實話，我私心頗喜歡這兩個「三部曲」。我知道作品是失敗的。

，但是我深愛那裏面的幾個主要人物。這些人都不是從我的想像中生出來的，他們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是我熟習的，而且是我熱愛過的。我很了解他們。他們的面影長留在我的心上，二三十年來從沒有淡過。有時我一個人坐在靜寂的屋子裏對書發呆，他們就會在我的腦裏活動起來，像演戲一般地使許多舊事在我的眼前重現，是回憶，是懷念，是惋惜，常常使我的心落在無可補償的過去的悲劇裏再受一次煎熬。熱情積起來成了一把火燒着我的全身。熱情又像一條被堵塞了出口的河水，牠要衝出去。經過了長久的內心的鬥爭，決定了再拿筆寫小說。這一次是人物，事情，地方一齊出現了。我把這一切組織起來，安排起來。人物是真實的，不過所謂「真實」在這裏還有一個界限：我如果拿熟人做「模特兒」，我取的只是性格，我不取面貌和事實。我倚重自己的想像，給這個人安排了一些事，給那個人又安排了另一些事情。這些都是可能的，却不全是實有的，這裏面甚至還有我自己做過的

事。我偶爾把個人的經歷，放進我的小說裏，也只是爲了使我的敘述和描寫更近於真實，而且我同時還留心到全書的統一性，我極力保持着性格描寫的一致。

這兩個「三部曲」化費了我幾年的工夫。不過我寫得很順利。那些人物，那些性格，我知道得太清楚了，他們說話，他們動作，他們哭，他們笑，他們的態度，他們的思想，我都可以詳細地描寫出來，我認識他們就像認識我自己。所以寫起來我毫不費力。我只要把背景佈置好，事情安排好，然後從從容容地把人物一個一個介紹出來，讓他們慢慢發展下去。固然是我拿起筆在寫，其實倒不如說是他們自己在生活。許多事實我以前完全沒有想到的，這時也自然發生了。有時我以前安排好的事情反而無法寫在書裏，性格的發展使我明白自己想像的錯誤，我不能把一些不適當的事情硬加在某一個人的身上。我既然讓我的人物自己去生活，我在沒有遇到障礙時，就索性

讓他們自由地走他們的路，反正背景是固定的，性格也是有了限制的，他們無論怎樣活動總跳不出我的小說的圈子。

我就是這樣一直寫下去的。從開始寫到尾聲，我覺得那些人在我的小說裏活起來了。在我看來，他們就同活人沒有兩樣。他們在我的眼前活動，受苦，哭，笑，以至於死亡。我分享他們的一切悲歡的感情，我悲哭他們的死亡。

這幾本書永遠保留着我的一些熟人的紀念。他們使我的記憶活起來。我在我的小說裏找着了那些我最親愛的人，靠了他們我居然還能夠和那些人在一起過些可紀念的日子。我說我喜歡「兩個「三部曲」，還是由於我的私人的情感來的。我沒有寫過一部我自己滿意的小說。事實上我也不知道怎樣寫出一部好的作品。我寫了十二年的小說，到現在還只能說是「開始學習」。我實在沒有資格被稱為小說家。你這次同我徵求關於小說中人物描寫的意見

，可以說是「問道於盲」了。倘使上面的幾段話不能算作答案，還請你原諒我，替我把這封信丟進字紙裏去！

十二月重慶沙坪壩

有版權

實價貳元貳角

龍虎狗

巴金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四川分社

重慶沙坪壩新六十五號

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

桂林東江路福隆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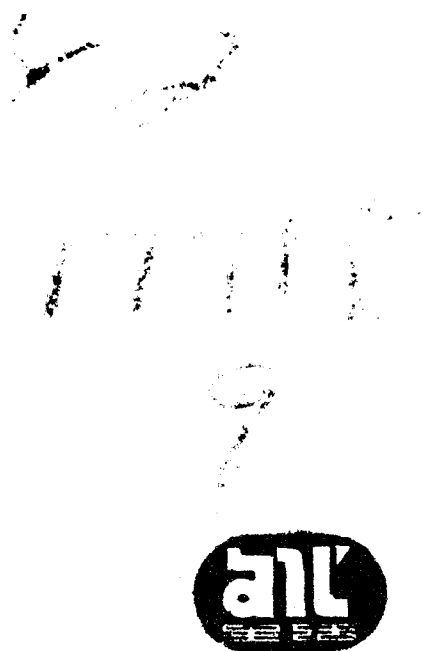
巴金文學叢刊
第七集
第十六冊

馬	蘭	長篇	蘆花
驛	運	短篇	白乎階
湖	畔	短篇	叔文
華	事	短篇	王統照
恒	秀外傳	短篇	楊剛
洪	流	短篇	靳以
石屏	隨筆	散文	繆崇羣
羽	書	散文	吳伯蕭

信	散文	方令孺
雨	景	散文
晦	明	散文
龍	虎	散文
咀	華二集	批評
小	城故事	戲劇
北	京	戲劇
方	人	詩集
		艾青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重慶初版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審查圖書第二〇三〇號



\$2.20

